



列傳卷第七十三

宋史三百十四

開禧國司上柱國鑾南軍前書丞相權國史領選書都總裁賜等奉

勅修

范仲淹

子純祐純禮

范純仁

子正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為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廼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

養政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
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
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實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
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
殊薦為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
質問為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
諸子至易水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
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
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
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

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為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
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
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
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
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
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
為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
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
為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詔以太妃楊
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

四百十一个
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
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
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中
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迺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
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
鹽錢且條上採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
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
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
耕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
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

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
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
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
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
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
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
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
之論也仲淹迺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
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
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

四百六十一
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
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
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
貶竄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
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
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脩以高
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
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
上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
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

奈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
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
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
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
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
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
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
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
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
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

四百六十一
御賊時塞門承平諸若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
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
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
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
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
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
易制也况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
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
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
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

守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
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
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
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
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喻之會任福敗於好
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
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
降本曹真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
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
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

四百一十
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
人馬爲立條約若讎已和斷無私報之及傷人者罰
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吉官爲理輒質縛
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
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若官爲
給食即不入若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
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
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
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
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已定

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
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
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
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
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
賊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
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
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
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
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微可無憂矣其後遂築

四百一十
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
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
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
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
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
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
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
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
註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
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

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
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
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麟宗諒總之孫
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
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
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
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
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
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脩等言仲淹有
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

四百一十
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
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
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
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帝
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
事有先後又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
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
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
遷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

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遷任須在職滿二年
始得蔭子弟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
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
行無關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
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
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
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
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
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
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

四百十個
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
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
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
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
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墮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
備約府兵法募畿輔疆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
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
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
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
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

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爲
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繁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
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品戶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
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
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
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
止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
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
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群有司無三公兼領
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

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做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謂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又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

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闕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笑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黃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羅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戶蠲其稅罷權酷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稅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迺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

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為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為歎息為政尚忠厚

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

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

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

為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

為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

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

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

仲淹連官關陝皆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鈞深摘隱

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仲淹帥環

慶議城馬鋪砦砦偏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純
祐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
路恃之以安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
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院主簿又爲
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仲淹之鄧得疾昏廢卧
許昌富弼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弼之
來公耶私耶弼曰公純祐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
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純禮字彛叟以父仲淹蔭爲祕書省正字簽書河南
府判官知陵臺公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

配木石塼甃及三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

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

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

乃與百縣均賦焉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

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

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辨其可

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

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

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

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

四百八十八
命釋其株連者除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
入爲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
運使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純禮凡所
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來除起居舍人
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純禮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
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來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
禮亂法所不當爲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
遂代其位先以諷純禮純禮曰論人而奪之位寧不
避嫌邪命果下吾必還之宰相即徙純禮刑部侍郎
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去知

亳州提舉明道宮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
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
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
苛猶慮未盡豈有寬爲患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
旨鞠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
歸途見匠者作捕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
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
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幸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
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
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

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會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已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會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爲慮純禮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謾邪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

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止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汨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實諸要途入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

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
遷公望以勸來者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
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
館遼使純禮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罷為端明殿學
士知穎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黨蔡攸試少府
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
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六十七
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
同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
為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

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黑河种諤出廊延王中正
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患病卧
其麾下皆憤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
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
純粹奏關陝事力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
可憂異時言者必職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于今
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神宗納之進為副使吳居厚
為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
萬緡助陝西純粹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
血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為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

懇辭弗受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純粹以
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
純粹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爲精
詳復代元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
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
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疆深在
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略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蠹
尤深不可不棄所言皆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
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
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修明戰

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
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
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
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
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
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果地
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
蔡卞經略西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
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
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學士再臨延州改知

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
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
爰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徵猷閣
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沉毅有幹略才應時須
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國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
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
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
至于垂死不露世恩其官由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
三子切爲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也二字竟夫其始生之父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

衣裾得之遂生純仁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以父
任爲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
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爲
言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
母邪雖近亦不能遂養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
孫復石介李觀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
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仲淹沒始出仕以著
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
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
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

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旣葬尹訝不先聞純仁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恩公爲哉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于上効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內費舟論

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脩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旣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柰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

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
 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
 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
 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
 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
 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
 臣觀望將為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培克財利
 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
 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

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
 為朕條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
 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
 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
 求治多延見跡迹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
 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
 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
 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
 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
 敢私謁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

字四百八十一
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培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爲儉佞所乘宜速

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官喜謂純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純仁旣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

字四百令八個
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
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
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功
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
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
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
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為朕悉心爾遂行秦中
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
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
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

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蠶家使者曰
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
司窮治迺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
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
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
三十斤環州種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純
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譴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
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
獄成古以誣告譴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
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

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徃徃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錄事參軍宋儋

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寘毒斃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斃其曰毒斃肉者蓋妾與吏欲為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為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為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虚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

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
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
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
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
改之有司立文大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
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
此初种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為永興軍路
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
義純仁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元祐初進
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

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之以持之未決至是乃申
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緡事皆施行邊俘鬼章以
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
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爭然
鬼章子卒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
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
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徃咎
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
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為綰也左降不宜錄人
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

一無所問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爲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覲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諫

官欲實於典憲執政右其說唯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略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

恐傷恩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
 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
 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
 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
 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
 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止因甚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
 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鑑
 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
 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處一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
 為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也八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

傷仁化司諫吳文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
 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踰年
 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
 遣僚屬收無主遺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
 之一路葬以萬數計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純仁
 自引咎求貶秋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
 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論曰或謂卿
 必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
 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
 仁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

約畏爲助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宜

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遂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群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

四庫全書
宋史卷之三十三
王青刊
以此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
訶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
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
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
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
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
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
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
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
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

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
日不法事及蘇轍所謫大近純仁言之邵爲成都監
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
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純仁凡薦引人
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
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
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旣召章惇
爲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
夫知潁昌府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爲朕留雖在外於
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

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文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

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

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
 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
 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
 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
 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
 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
 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日疾如何用何人醫
 之純仁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
 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詔之有曰豈唯尊
 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以

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
 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純仁乞歸許養疾
 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
 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
 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以
 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
 之儀次第之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
 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
 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
 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

宋史三百十四
 卷之三十三
 勞
 羊
 寫

中靖國改元之日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
五詔賻白金三十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
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
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
前後任子恩多先踈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
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
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
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
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

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
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
不在人邪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
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
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唯不可勝兼
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
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
隅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父純
仁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

爲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撾鼓上訴京坐罰金二十斤用是蓄恨正平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管窺窳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

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頴昌府印寄軍資庫自頴昌取至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餘人會赦得歸頴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居功名人

四百个
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
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正平退閑又益工詩尤長五
言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
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
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
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
乎攷其當朝雖不能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
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
人哉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
太急純仁掾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
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
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列傳卷第七十三

列傳卷第七十四

宋史三百十五

開禧國司莊國歸國軍事前書右丞相樞密國史領經筵事都總執事等奉

勅修

韓億字子綜

韓絳字宗師

韓維

韓縝字宗武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永城縣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通判陳州會河決治隄費萬計億不賦民而營築之真宗嘗欲召試而與王旦有親嫌特召見改一官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

三百九十字
嫁因誣其子爲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輒賂吏掠服之積十餘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爲證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亡以爲辭寃遂辨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河北旱轉運使不以實聞億獨言歲饑願貸民租有誣其子網請求受金者億請自置獄按之事雖辨猶降通判大名府尋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封府判官出爲河北轉運使仁宗初進直史館知青州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洩欽若知

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
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蓋植以病懼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詔釋不問三司更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認劾之由丞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自薛奎後億獨掌臺務者踰年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外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

之福也人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為恩意甚推羨
 之知亳州召知審刑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
 內銓以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益州
 歲出官粟六萬石振糶貧民是歲大旱億倍數出粟
 先期予民民坐是不饑又疏九升江口下漑民田數
 千頃維茂州地接羌夷蕃部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億
 慮其覘兩川奏徙場黎州境上拜御史中丞請如唐
 制置御史裏行景祐二年以尚書工部侍郎同知樞
 密院事時承平乂武備不戒乃請二府各列上才任
 將帥者數十人稍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

不傳請募其要授之於是帝親集神武秘略以賜邊

臣喃厮囉與趙元昊相攻來獻捷朝廷議加喃厮囉

節制億曰彼皆蕃臣也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而加

賞非所以綏御四方也議遂寢元昊歲遣人至京師

出入民間無他禁億請下詔為除館舍禮之官主貿

易外雖若煩擾實買買防之知開封府范仲淹駁曰官圖

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

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戶部參知

政事會忻州地大震諫官韓琦言宰相王隨陳堯佐

非輔弼才又言子綜為群牧官不當自請以兄

綱代之遂與宰相 罷知應天 尋加資政殿學士
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亳州官 尚書左丞以太子
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忠 德性方重治家嚴
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
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擯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
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
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一千
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調之於盛世八子綱綜
絳繹維績綿緇綱尚書水部員外郎 慶曆中知光
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剽劫至境上

綱帥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時民具酒食犒軍輒收
其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嘗命軍校作陣圖
不成將斬之衆益駭一日士方食軍校邵興叱衆起
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懼帥衆劫庫兵爲亂欲殺
綱綱携妻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火掠城中
引衆趨蜀道爲官兵所敗遂斬之餘黨悉誅綱坐棄
城除名編管英州

綜字仲文蔭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中
第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堤民依丘塚者數百
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一錢民爭操舟楫以救已而

丘塚多潰呂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院歷開封府推官數月遷三司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問其家世綜言億在先朝嘗持禮來契丹主喜曰與中國通好義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爲壽契丹主亦離席酌之歡甚旣還陳執中以爲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殿前指揮使許懷德從妹亡有別產在陽翟以無子籍于官懷德欲私有之訟未決因力儀爲書屬綜書至而轉運使已徙獄他州矣綜坐得書不以聞奪集賢校理知袁州未幾復爲江東轉運使還再修起居注累

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綜嘗爲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予宗道爲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綱子宗彥字欽聖蔭補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累遷太常博士以大臣薦召試爲集賢校理歷提點京西京東刑獄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獄成未決通判孫世寧辨正之獄吏當坐法而尹劉沆縱弗治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沆于朝抵吏罪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

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爲令臣考尋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曾請修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行其子孫矣以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綜子宗道歷官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爲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歷戶部判官江南饑爲體量安撫使行便民事數十條宣州守廖詢貪暴不法下吏寘諸理民大悅使還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仁宗謂絳曰用卿出自朕卿凡論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大體要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入內都知王守

中兼判內行省絳言判名太重且國朝以來未有兼判兩省者詔自今勿復除道士趙清既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道死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爭不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內銓河決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茲甚命絳宣撫河北時宰相仲昌

人莫敢異絳劾其蠹國害民罪不可貸仲昌遂竄嶺表遷龍圖閣學士知瀛州歐陽脩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瀛非所處也留知諫院糾察在京刑獄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帝禱茅山求嗣絳草祝辭因勸帝汰出宮人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人之世皆從之掖庭劉氏通請謁爲姦絳以告帝帝曰非卿言朕無由知不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呂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貫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絀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言人謂茂實爲先帝子豈宜用典宿衛不報闔門

待罪自言不敢復稱御史中丞詔召之及出不秉笏穿朝堂諫官論之罷知蔡州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羌據堡爲亂即日討平之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張詠鎮蜀日春糶米秋糶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歷歲久權歸豪右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貿易因附益以取悅絳悉奏罷之召知開封府爲三司使請以川陝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帝歎曰衆方姑息卿獨不能徇時邪即行之內諸司吏數干恩澤絳輒執不可爲帝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蕃邸日頗聞有司以國事爲人

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神宗立韓琦薦絳有公輔器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姦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爲陝西宣撫使旣又兼河東幾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十二月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選蕃兵爲七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橫山令諸將聽命於諤厚賞犒蕃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以泣者旣城囉兀又冒雪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議者罪絳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大學士徙大名府七年復代王安石相旣顛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拭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

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為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州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入為西太一宮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間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廩振恤環城築隄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更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為北京留守河決小吳都水議傍魏城鑿渠東趨金隄役甚棘絳言功必不成徒耗費國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訖罷之元祐二年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謚曰獻肅絳臨事果敢不為後憲子延接士大夫數

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王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職既登第王安石薦為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世以孝與之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沒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靜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脩薦為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祫享東向位維請虛室以待太祖温成后立廟用樂維以

爲不如禮請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謚以爲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追用位號皆執中所建宜曰榮靈詔謚曰恭維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秘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穎王維皆爲記室參軍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聞維引疾請郡上章留之特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妃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勲望之家謹擇

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又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同修起居注侍迺英講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體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曰誨等審議守職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

爾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職任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有詔舉臺官二人維言呂誨范純仁有已試之效願復其職翰林學士范鎮作批荅不合旨出補郡維言鎮所失只在文字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為太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頴王為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即位維進言百執事各有職位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為失體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為跋扈罷為翰林學士維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得止罷臺職今為學士是遷也參知政事吳奎論陶事出知青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遷奎官維又言執政罷免則為降黜今復遷官則為褒進二者理難並行此與一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初僖祖主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為僖祖與稷契等不

應毀其廟維言太祖戡定大亂子孫遵業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之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始分置八廂決輕刑轂下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群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言陛下母謂文仲爲一賤士熟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

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安石益惡之樞密使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七年二月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柰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退又上疏曰近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

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上感悟即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歛失其節與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詔出人情大悅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乃雨王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提舉蒿

山崇福宮帝崩赴臨闕庭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嘗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典問罪之師今旣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又言仁宗選建儲嗣一時忠勳皆被寵祿范鎮首開此議賞獨不及願褒

顯其功鎮於是復起用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曠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並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詢上官均語泄詔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爲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善懼於國事無益也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

大學士知鄧州元絳爲之請改汝州又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紹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元符元年以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復舊官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仁宗以水災求直言縝上疏曰今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微之應詞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修三班敕前此武臣不執親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衰墨從戎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

爲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充位權陝西轉
運副使薛向赴闕樞密院輒畫旨除爲真劉永年以
外戚除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續皆極
論之帝爲罷抃寢向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
御史度支判官出爲兩浙淮南轉運使移河北夏諒
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冊朝廷方責夏人不修職
貢欲擇人詰其使續適陞辭神宗命之往續至驛問
罪使者引服迫夜奏上帝喜改使陝西入知審官西
院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殿修撰鹽鐵副使
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友歸指使傅勅被酒

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續怒令軍校以鐵棗杖箠殺
之勅妻持血衣搗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
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暴酷如此久之還待
制知瀛州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召續
館客遂報聘令持圖牒致遼主不克見而還知開封
府禧再至復館之詔乘驛詣河東與禧分畫以分水
嶺爲界復命賜襲衣金帶爲樞密都丞旨還龍圖閣
直學士元豐五年官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
知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
確與章惇謀誣東朝及確爲山陵使續暴其姦狀由

是東朝及外廷悉知之確使還欲以其屬高遵惠張
璉韓宗文爲美官宣仁后以訪續續曰遵惠爲太后
從父璉者中書郎瑛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
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
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覲論續才鄙望輕在
先朝爲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
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穎
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
奉寧軍請老爲西太一宮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紹聖
四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莊敏續外事莊重所

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續怒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殺
之勅妻持血衣搥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
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暴酷如此父之還待
制知瀛州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召鎮
館客遂報聘令持圖牒致遼主不克見而還知開封
府禧再至復館之詔乘驛詣河東與禧分畫以分水
嶺爲界復命賜襲衣金帶爲樞密都丞旨還龍圖閣
直學士元豐五年官制行易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進
知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
確與章惇謀誣東朝及確爲山陵使續暴其姦狀由

是東朝及外廷悉知之確使還欲以其屬高遵惠張
 進韓宗文為美官宣仁后以訪續續曰遵惠為太后
 從父璉者中書郎璉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
 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
 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覲論續才鄙望輕在
 先朝為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
 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穎
 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
 奉寧軍請老為西太一宮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紹聖
 四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莊收續外事

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
 比晉何曾云子宗武

宗武第進士韓忠彥鎮瀛州辟為河間令值河溢增
 隄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墓木亦不免父老
 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即位為秘書丞因日
 食上疏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
 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
 移怨讟歸上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
 臣三也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
 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五也根治朋

三
黨追復私怨正士黜廢耆老殲亡旋起大獄害及善
類文章號令衰於前世大河決溢饑饉荐臻執政大
臣人懷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徒爲紛紛無憂國
忘家之慮誠願躬攬權綱收還威柄敷言奏功考察
名實不以侍御之好鍾鼓之娛爲樂仁祖惻怛至誠
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厲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皆所
宜法不報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宗武
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
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廟典
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

見之怒曰是皆內侍數輩所爲尔欲盡加罰帝委曲
申救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獎歎令俟諫官真闕即
用之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爲淮南
轉運判官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
具狀詞極鯁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穎州
帝語秘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大中大夫年
八十二卒

論曰王侁曰昔袁安未嘗以賊罪鞠人史氏以其仁
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擯人小過而君子知其
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遺

二百令十八个
適於同維適於正績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列傳卷第七十四

列傳卷第七十五

宋史三百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公事兼宰相兼樞密使兼中書令兼太子太師兼太子太傅兼太子太保兼太子太監兼太子太僕兼太子太宰兼太子太師兼太子太傅兼太子太保兼太子太監兼太子太僕兼太子太宰

勅修

包拯

吳奎

趙抃 子圻

唐介 子淑問 義問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
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
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
喪猶裴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
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

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撫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賊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摺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去使契丹契丹令典

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歷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為三司戶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洛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切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

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為龜鑒右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糗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乞便郡知揚

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官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

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內侍減節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減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張方平為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筦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都積以困民拯特為置場和市民得無擾更負錢息

多縲繫間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塋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名縉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縉死後取媵子歸名曰

經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維州北海人性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曰涉春以來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群聽聞皇城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責獨楊懷敏尚留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遂乞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人為右司諫改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東左右姦倖內東門闌得賂遺物下吏研治而開封用內降釋之奎劾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三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為罷不問郭承祐張堯佐為宣徽使奎連疏其不當承祐罷使出堯佐河中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曰今冬令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為患大河橫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群小紛爭眾情壅塞而

聖明之資當危亡之比此事不宜優游願蚤裁定定之不速致宗祀無本營結群望推之咎罰無大于此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奎達於從政應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辜推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產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閩豪猾畏斂居三月治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郾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中丁父憂居喪毀瘠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為浮屠事神宗初立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踰月叅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

赴頗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

爾帝然之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事詆詰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為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薨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文肅奎喜獎廉善有所知輒言之言之不從不止也少時甚貧既通貢買田為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沒之日家無餘貲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台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翰林學士曾公亮未之識薦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溫成皇后之喪劉沆以叅知政事

監護及為相領事如初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法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吳充鞠真卿刁約以治禮院吏馬遵呂景初吳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抃言其故悉召還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得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請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

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為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姦吏竦服召為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燹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為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抃與唐介呂誨范師道言升之姦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抃與言者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為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為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

畢費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
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
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
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
悅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
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
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
愧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為治抃向使蜀
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
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

蜀民大悅會榮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抃為成
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
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以為疑帝曰
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
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
叅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
手詔褒答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
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
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
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

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為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為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

從事既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此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為惡蜀郡晏然劔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為謀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抃使易用牲皆謹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吳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盡採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

其子岬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岬奉抃遍遊諸名山
吳人以為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
曰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
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
惇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
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
不同在處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
必以抃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
岬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宰相韓琦嘗稱抃真世
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云

岬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州改温州代還得見時
抃已謝事神宗命為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
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
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堯庫甚者
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
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淺
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
職今宜杜絕其源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
奪言責或略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兩全並立苟從
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張

四百令二
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傳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
去屺言諸人才能學術為世推稱忠言嘉謨見於已
試宜悉召還朝所言皆切時務避執政親嫌改都官
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太僕少卿
曾布知樞密院將白為都承旨蔡卞撫其救傳堯俞
事遂不用未幾卒初扞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
弟處士孫侔為作孝子傳及屺執父喪而甘露降墓
木屺卒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
以贖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為武陵尉調平江令民

李氏貧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為殺人祭鬼岳守捕其
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
于朝遣御史方偕徙獄別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
得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知莫州任丘縣當遼使往
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
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
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主之欲割邑西
十一村地豬漲潦介築堤闌之民以為利通判德州
轉運使崔嶧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
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為動既而

果不能行入為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後宮竒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竒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

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逐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為大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

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徒河東久之入為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

理願時延群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干巧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賜予嬪御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損監司薦舉多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與儉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充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納之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荆南敕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郊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

四百十一个
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
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召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
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介曰臣無
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
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
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
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暫
煩卿徃耳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
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
寧元年拜叅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閣所進文書於待

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
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
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
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
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
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
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
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
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其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
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

四百十
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
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
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
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
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
帖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
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
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
為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乃止介自是
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辯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

發于背薨年六十介為人簡伉以政言見憚每言官
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
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為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
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
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
部尚書謚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
察御史裏行諭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
銳於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枉直
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

群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日出粟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為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為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為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為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

薦其行已有耻難進召為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義問字士宣善文辭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强敏行且用矣可面詔之尋以為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為從曾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折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

為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去彥博告以再入相時嘗薦其父晚同為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詣官自陳給券續食人為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誤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用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揚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砦為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

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惇崇寧初為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方為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惇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詔起為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論曰極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朴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

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
 弗終於魏徵觀四臣面諍鯁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
 宗容之無拂誠盛德之主哉况世孝淑問難進義問
 強敏怒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羨云

列傳卷第七十五

